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宗廟上

上仁宗乞親行祫饗大禮　富弼

臣謹按天地宗廟社稷皆為大祀自古天子親祠之其閒尊與親兼之者惟廟焉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瀆每

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撿會今年冬至當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當合饗於太廟禮曰三年一祫祫為大祭所以合羣廟之主於祖宗而祭之自來亦祇遣近臣攝行今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將來聖駕有事於太廟庶乎國家事天事親之道兩得其宜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嘉祐四年

上時為平章事

祫享大禮使

上神宗議僖祖祧遷

王安石

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絶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

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熙寧五年三月八日

上時為平章事治平四年閏三月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至是安石建此議詔答曰廟祧之事葢有典彞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宅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施行詔學士院集兩制議

上神宗議僖祖祧遷

韓維

臣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若益有

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所以貴以配天地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别也令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别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餘世其閒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而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契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然則小國者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宫适孟軻卜子夏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

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切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為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莫如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堂室與古殊制古者每

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際僖祖東饗禮無不順所謂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熙寧五年四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絳元議

以為商周所以祖契稷者尊祖而已非敢以有功與无功而有重輕也先儒適見契稷有功於陶唐夏商之際遂以為祖有功祖必有功則夏后氏獨可以郊鯀乎今僖祖之主有功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與順祖宣祖祫祭之時皆可會布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謂宜存僖祖合於先王之禮意絳議乃曾布之文也

上神宗議僖祖祧遷　　孫固

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不慕古而違時措之宜不因文而失訟情之實親有踈戚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令聞廼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當受東嚮配天之享此臣切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

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
主於陛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得正而今議者
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
祖為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
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
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未嘗受天命特起而得
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
前世之所已行也今為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

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説臣竊以為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統緒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於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則源流之來豈無所自哉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堯舜禹湯之世非不美也

其祭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
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
堯民阻飢之時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
之德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爾使周
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
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
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

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嚳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全書而禮經尤為殘蕩其後漢之諸儒髣髴聖人之餘委曲加意而綸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宗祖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嚳者今商頌之長

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廼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嚳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嚳者臣亦未敢取以為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疏導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業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冥稷之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竊以為非宜也

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尭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圜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授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啟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

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尊奉太祖而廼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猒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絶唐漢上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未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

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令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面之尊而饗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

太祖矣或曰禮别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為始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毁僖祖之廟藏

其主夾室而下附子孫可乎臣曰是又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已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猶以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毁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毁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以祀

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有所非違故令下兩制臣寮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為疑乞送禮院条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

不敢茍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熙寧五年四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

上神宗議僖祖祧遷　張師顔

臣等伏以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崇孝事神以臨照四海是以聖王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立明詔訪逮而垂為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等敢以此為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

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湯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則契稷為商周之祖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固無得而易之矣奉之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歷夏之世其來

長逺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巳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傳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同先代則親廟迭毁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毁魏祖文帝則處士迭毁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毁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巳

法契稷矣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
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處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未知更
當及於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爲法韓愈
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
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使爲始封而抑之
則前古未嘗聞也晉琅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
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説是也
禮天子七廟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詔書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鯀則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論也唐仲子陵所謂安知非

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邪伏惟宋之為宋由太祖皇帝應天受命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遷合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臣等固疑其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初不受封引以為據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無疑也設欲必據此論則臣等又有可言者焉蓋三昭三穆是不刋之典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

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
天子之禮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
僖祖次在第三亦不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
則斯言也詒肯所不著史臣所不録歴百餘年莫知當
時之實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
崇配不及僖祖開國已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
行之意也自祖宗已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令而易之
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萬世無以

云報奉之以為帝者始祖於禮無不宜者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祖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等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為國之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遷就生説奇譎無已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而

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此前儒講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順宜必改定蓋夾室者子孫廟之正也或者謂神道尚右失其㫖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宜有

藏主之祧雖無始封遠祖上為之主而先主之祧不可以闕臣等參詳乞畧倣此制築别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依舊制虚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魏晉及唐甞議遠廟之主矣魏鍾繇髙堂隆衛臻皆當世名儒並云處士甞遷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則遷一如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

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别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帝位正矣自虞喜劉詡韋泓王松子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改築别廟以藏憲懿柳冕王詔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説雖卒藏於興聖然本無異於别室也惟顔真卿引蔡謨權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本於經意不敢謂後世之史而一切黜之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又曰亡於禮者之禮況

有前人商榷盡理之論乎或曰夾室非使當為别廟則既正其大節矣合食要皆孝饗之道但以於屬既尊不可寘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别廟得禮之變復何嫌哉云不可分食當合於太廟不惟永虚東向且使下從子孫孰為得失是則僖祖别藏列聖不動神靈安妥情文皆得其於義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廟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學術淺陋討論非長徒能述遵朝廷正失之意别白議者未通之論蘄以稱上聖因

情制禮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詳擇

上熈寧五年四月時同判太常寺與張公裕梁燾同狀至是安石總衆議而論之曰竊以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孰敢違義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别宫為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

奉僖祖為太廟始祖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 卷八十八至九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謄錄監生臣桑英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宗廟下

上仁宗議四后廟饗　　吕公著

臣聞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苟非正嫡雖以子貴立廟即無配祔之禮案周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吕舞大濩

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即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旣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宫晉簡文宣太后旣不配食亦築宫於外唐開元四年以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廟遂為失禮之首先朝自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累有臣寮請行升祔之禮先皇敬重禮典皆不允從别廟薦享凡十有七年其後宰臣等不深詳典據繼上封奏請從升祔中旨勉俞至明道中議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廟享有司參酌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歲五

享及禘祫並就本廟及特撰樂章以崇世享是為奉慈
廟載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祔于真
宗廟室臣等今參議若以懿德皇后祔于后廟元德章
獻章懿三后祔于奉慈廟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四時薦
新朔望上食一同太廟庶合典禮嘉祐四年七月上時同判太常寺

上仁宗議四后祫饗　張洞

臣等伏見國家每遇禘祫奉别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
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祀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

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葢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别廟皇后合食之文葢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于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别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令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嘉祐四年七月上時知太常寺

上仁宗議四后祫饗

歐陽修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别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别廟之后列于所配之下絶席而坐非唯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于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于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别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

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于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為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而議者以謂國朝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則是失

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為是嘉祐四年七月上時為給事中翰林學士久之不能決乃降詔曰朕為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寺按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宗而一二禮官於别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繼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兹眇末肅崇孝享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祫享且依舊禮須大禮畢别加討論

上仁宗乞罷修并州神御殿　范鎮

臣竊見并州素嘗無火災自建神御未幾而輙火災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以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皇帝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意下顧人心特賜停罷臣不勝區區之愚 嘉祐三年上 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歐陽修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子已别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

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

賜寢罷以全典禮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嘉祐三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判太常禮院

劉敞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切間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恤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非所以為名

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必權罷哉伏乞
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於名上不愆於禮嘉祐四年上時
知制誥

上仁宗論壽星觀御容　司馬光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
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
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内臣吴知章妄有
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為勞

故别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便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别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徵為豐數故傳說曰

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典祀無豐於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靡不譏之况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啟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於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自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

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嘉祐七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罷英廟神御殿　劉述

臣聞治天下者禮義而已耳禮義之於人猶繩墨之於曲直鹽梅之於和羹適於正與和而已舍正與和君子弗由也先王之道能垂法於後世而治天下不及于亂

者其禮義行於其閒乎禮義之大莫先乎宗廟宗廟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有隆殺之辨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此萬世不易之道而唐虞三代之所隆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易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說者曰王道可觀莫盛於宗廟其可觀者廟貌云乎哉以其尊祖奉親之道備於此則人將觀而化之矣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是皆不貴乎廟貌之隆而在乎恭莊清潔之至也故春秋

書立武宮丹楹刻桷之類孔子惡其僭奢瀆亂之甚非所以交神明也柰何兩漢而下事不師古孝惠惑叔孫通之言而遂立原廟宣帝之廟各於郡國陵旁立之是時天下之廟合一百七十餘所追及東漢則每帝即位而各立一廟繇漢而下何其臆說之紛紛而制度之不一也原其所以亂禮之由蓋叔孫通率一時之意以售其諂遂置孝惠於有過之地而通亦不免為萬世之罪人噫宗廟之設將以致孝思而風天下令乃以不經之

制紊亂先王之禮義以瀆祖宗之神靈襲而行之何不思之甚邪今國家有天下百餘年太平之日可謂久矣歴代沿襲之弊固宜革矣宗廟之制固當求合於堯舜三代之禮然其閒尚有因循未革之弊而使尊祖奉親之義未盡合於古者臣伏見祖宗以來宗廟之外皆别立神御殿於國中又於陵旁置會聖宮稽諸堯舜三代之禮則無聞焉迹其所起盖由當時佞諛之臣及宦官女子之輩援漢唐侈謬之説賛成其事耳今國家崇奉

宗廟非不嚴而四時之薦享非不備又何必區區徇漢之遺敝務竭府庫有限之財以成不經之事乎以至窮奢極侈錯以金璧類如浮屠氏之所居歲時車駕朝謁用僧道威儀教坊鼓吹雜陳於其間朝廷之意蓋欲罄尊奉之禮而極追慕之心然而觀其所以奉先追遠之道有戾于古適足以瀆慢祖宗之神靈紊亂先王之禮法何所益哉漢儒嘗奏罷郡國廟引清廟之詩言文神明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

非所以為清淨也祭不欲數數則凟凟則不恭宜復古
禮四時祭于廟可謂確論矣祥符初國家夷夏謐寧公
私贍給可謂全盛矣不能于此時講求闕典追復堯舜
三代之盛以遺子孫萬世之謀而乃右尚釋老營造宫
觀窮天下之力而不能猒其夸大之心曽未二十年
化為煨燼而僅有存者天意之所儆戒顧弗明著耶蓋
當時姦邪得君忠鯁結舌遂致人主有此過舉之事耳
可不惜哉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

齊侯曰何以知之曰夫蠶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皆是古今已事之驗也嘉祐癸卯仁廟棄天下今茲不幸先皇厭世喪禮山陵之費為不少矣雖陛下哀閔元元率遵遺制而務從儉約然五年之間兩經大禍國帑匱乏民力凋困祖宗以來未有甚于今日也臣今竊慮朝廷將循祖宗故事復立先皇神御之殿此議一舉費以億計今天下財賦耗削公私疲病加以水旱蟲蝗之災仍歲不絶

兩河流民相屬於道朝廷尚患無粟以賑卹之不過賣祠部牒誘民鬻爵以賙之耳戎狄侮彊邊不弛備盜賊嘯聚所在為患萬一饑饉之災緜地數千里不識將何以濟之乎言之可為寒心鄉者仁廟一殿之費無慮八十萬緡今若為之當不減是柰何違聖王之禮循不經之說以瀆先帝之神靈以竭縣官之財用乎有難臣者謂祖宗以來皆有此制而於先皇獨不然為人子為人臣者忍遽廢之乎此前所謂佞諛之臣宦官女子輩之所

見耳盡以先聖王之道天下至公之議為陛下開陳之臣竊觀陛下天姿英睿懋昭大德始議修奉厚陵則面戒執政以奉承先志節省浮費天下必不以我為不孝大哉聖人之孝德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能以大孝之心欽若先帝之志臣敢不以大忠之言為陛下開陳之乎孟子謂景丑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不識忌諱不敢為陛下建此謀非陛下聖德天縱超邁今古

不能行此事欲乞以臣此狀下兩制臺諫禮官同共詳定如有可采伏乞斷自聖心以復堯舜三代之典以為子孫萬世之法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下幸甚治平四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徽宗論景靈西宮　陳瓘

臣伏覩近降聖旨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鸞司等處以為地基奉安神宗揩宗神御極於尊崇彰乎廣大此可以見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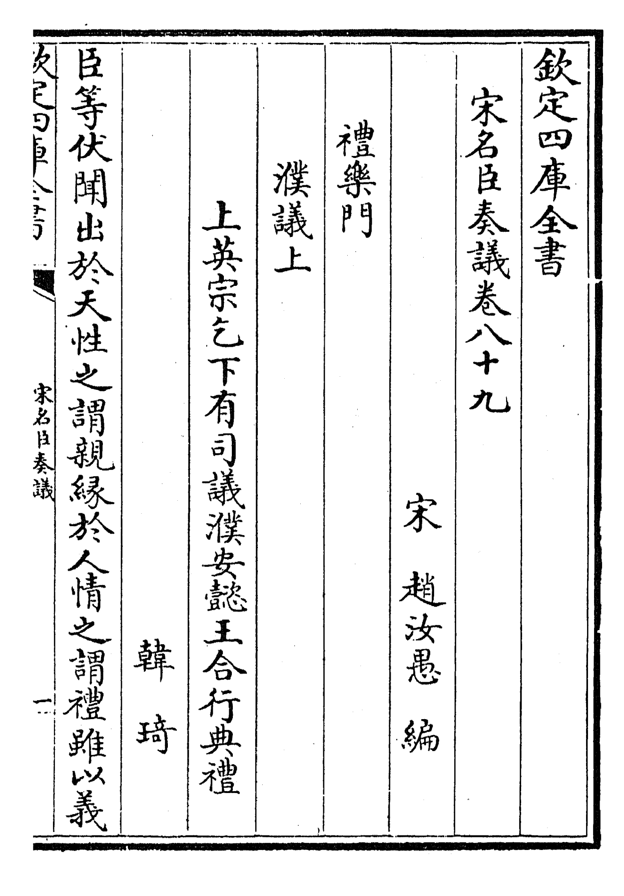
不動民居又可以見陛下愛民之仁得斯民之歡心以事宗廟此堯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禮意有所不合考之人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臣不可以無言也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也神考建原廟于左葢取諸此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議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擇吉地故詩美衛文公能營室而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推此心以事

其先則宗廟所居之地欲其久藏可不擇乎唐大理卿徐嶠有言曰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之盛烏雀不敢棲葢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人情所惡古今皆然今乃擇此以建廟宫既非吉地神必不安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宫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却要地基遷此就彼彼亦有民也不知起遣幾家而後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願則失其歡心失其歡心則非陛下愛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議

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宫今乃離析一宫分為兩處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傳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恊會神靈既安何用遷徙宗廟至重豈宜輕動動而寧之不如勿動之寧也雖曲示隆報之心而未盡寧神之理此其可議者五也凡朝廷舉動茍合公論則天下人情莫得而議一有可疑則衆説蠭起凡

此五者臣皆得之於公論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廟之事至重至大陛下於宰相之請雖已恭依然禮意人情有所未安難以施行何憚於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别行詳議庶於宗廟大事無輕動之悔元符三年八月上時為右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八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濮議上

上英宗乞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　韓琦

臣等伏聞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

制事因時適宜而情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謹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

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治平元年五月上琦等時任宰輔尋得旨俟過仁宗大祥別取旨次年四月再進呈得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

上英宗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王珪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

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

考之古今實為宜稱治平二年六月上珪時任翰林學士先是既有詔議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命吏以光手藁為案

上英宗乞下兩制禮官詳定合稱何親

韓琦

臣等伏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

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下王珪等詳定聞奏治平二年六月上

上英宗議合稱皇伯　王珪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奏聞

治平二年六月上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

也

上英宗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

韓琦

臣等伏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令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

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狀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治平二年六月

上

上英宗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宋敏求

臣等謹按勑文稱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

尊正統也疏曰此謂其子後人及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儀禮謂本親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則无辨別亦无以為言也勑又曰令文與五服年月勑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謹按令文五服年月皆出於儀禮也勑又曰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嗣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

其父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於民間中興漢祚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固非元帝親命為子以南頓君為皇考宜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親立為子矣仁宗乃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考之名加於濮安懿王臣等以為甚非禮之不貳斬也尊無二上之義也勑又曰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漢安帝紀載清河王薨但不名爾此蔚宗特變常例也至於袁宏紀則亦名之安帝

即位清河王尚在當時别無殊禮按本朝真宗謂秦王為皇叔仁宗謂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是則皇伯叔之名在本朝稱之久矣蓋遵用舊文有所自也或以謂可加為皇伯父者謹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為君于魯謂欲封伯禽也是詩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

生稱之辭既沒則未有稱爲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亦生之稱又或謂皇伯考者謹按父與考存殁之稱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明皇稱中宗本朝真宗稱太祖皆曰皇伯考是興王業履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又或謂可依漢宣帝故事稱親史皇孫如淳曰親謂父也謹按禮大傳曰親

者屬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是自始祖至父皆稱親漢宣為昭帝孫屬乃得以悼皇考為親與上皇考義同蓋親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稱也臣等謂令來襃崇濮安懿王宜如兩制禮官所議以示萬世至公之法 治平二年七月上時以制誥判禮部

上英宗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呂大防

臣伏見自古人君臨御之始施為舉措必有以厭服天下之心者或以至公大義或以深仁厚德非此二者不

足以得天下之心漢髙祖除秦苛法與民更始者深仁厚德也光武非平帝之親以天下思劉氏乃追繼元帝之後不極尊其父祖者至公大義也至如太祖皇帝始即位則除五代之苛酷禁從兵之掠市太宗皇帝始即位則親試天下士補羙官者數百人真宗皇帝始即位則放天下逋負數十萬緡仁宗皇帝景祐親政之初則亦用考士補官之法四聖相繼率用此法者蓋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得而可以公義結也伏自陛下臨御

以來除禫之始天下之人顒顒觀望乃陛下結天下人心之日而大臣曾不思慮者欲加濮安懿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之觀聽有識之士遠近驚歎以為大臣上負先帝顧託而導人君于非義臣已累狀奏陳備其本末未蒙施行臣非不知阿順陛下聖意乃為自安之計然臣荷陛下非次拔擢置於言路親加訓獎形于詔諭臣若不極于誠使陛下由此失天下之心臣復何顏以事陛下伏惟少留聖意以社稷為計以天下人心為念以

四聖親政之始皆有以得天下之心為法特頒手詔出自聖斷濮安懿王典禮以兩制禮官之議為定則陛下以至公大義結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治平二年六月上時任監察御史裏行

上英宗乞如兩制禮官所議 范鎮

臣等竊以為父母天下莫隆焉至于繼大宗則殺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絕而父母有嫡長之奉也視其服紀之隆殺而知聖人制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

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别嫌明微而不可以不謹也
為父母報云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為伯叔
報也律令亦猶是也漢宣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
祖容可以稱其父為皇考然議者咸以為非何也謂其
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為皇考
又欲稱濮安懿王為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又重於
漢之失也非所以嚴宗廟也非聖人制禮之意也爾雅
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國朝之制伯叔兄

弟子姪皆加皇字令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為先生則陛下亦宜依爾雅及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為便至於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令以儀禮及漢諸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篇其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陛下裁處之大抵祖儀禮者為合乎經也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執政怒名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為罪于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

上英宗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議為定　　呂誨

臣伏覩近降勑命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定議濮安懿王稱皇伯不合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續准手詔以論議不一權罷集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者臣竊以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三省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輙徇愚見敢以上聞臣謹

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大宗後當為大宗斬還為小宗周不貳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又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叔皇兄之類皆本朝典

禮安得謂之无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而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鱗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俯終祥禫尚未遑廟謁遽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爲然方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顔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别親疎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酌禮以濮安懿王爲考仙遊爲妣示於中外得爲安乎臣竊謂兹事非出清衷必佞臣苟悦聖情二三輔

臣不能爲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啟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倚陷陛下於非正得謂之忠乎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詔㫖以王珪等議爲定以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罪罰寘之於法可以涣釋羣疑杜絶邪論不然何以明陛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臣備員臺憲敢不盡言唯冀睿㫖斷之於中早賜施行以息浮議治平二年六月上時

為侍御史知雜事初執政請集百官議意朝士必有希合而臺諫皆是王珪等所定議論洶洶太后聞之內出手詔切責琦等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遂降詔罷議故誨亟下此奏

上英宗論不當罷集議乞別降詔以王珪等議為定　趙瞻

臣伏見比下兩制儒臣會議濮安懿王稱親以仁宗皇帝早年鞠養陛下于宮掖遂于往歲下明詔以陛下為皇子嗣承顧命柩前即位故用為人後者為子之義特重大宗典禮甚明則濮王實仁宗之兄於陛下尊行為

伯昭然無疑而議者復稱禮拜所生所養猶有父母之文以為論難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乃取文辭一字以亂正典且如文有去婦出母去已非婦出不為母不書其名將何以攷又稱漢宣光武追尊父為皇考且孰不知宣與光武遠繼祖世不為昭元之子妄傳為義詿誤聖朝昔漢董宏阿附丁傅開發邪議師丹守正終折僭號至魏明帝敕戒公卿則曰敢為佞邪導諛時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令夫為臣而

自為董宏之行復待陛下不以魏明之賢上負先帝下背所學詭引文辭諷為詔意遂下三省臺官集議朝廷正士莫不發憤欲建正論令且復頒手詔以為論議不一權罷此會仍俾有司博求典故臣愚闇命竊謂未允且衆議未上安知不一國家議事本擇僉謀委一有司孰若多士典章沿革莫不講聞今云博求豈復如此蓋由邪說直塞羣言不思據經自欲作古存著未定之意沮格前議之端中外讙驚指名有在趨嚮如此心迹可

察伏乞陛下昭示不一之議廷詰立異之黨如彼於禮
經爲是即可施行或臣與前議爲非請從誅竄况國之
策命不當因循朝之縉紳豈乏學問願敕建議之者使
與臣等對辨邪正一定以慰天下之望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爲侍御史

上英宗乞行禮官所奏典故　呂大防

臣等累具封章爲濮安懿王典禮乞依兩制臣寮定議
伏覩手詔再下禮官詳求典故切知太常禮院已具典
故奏陳臣等於今月二十一日同到中書洛議執政臣

寮皆稱禮官奏狀留中不下兼臣等鲁親奉德音且候禮官檢討至今多日未聞施行伏緣陛下臨御之初敦叙皇族自燕王已下各加恩禮更封進國恩榮兼至况濮安懿王於陛下有顧復之恩封國優崇宜極人臣之典而不宜在諸王後矣特以大臣立議太過禮不時舉致物論不同中外驚歎遂使追崇之禮至今闕然仰虧陛下孝思之義而未猒四方顒顒之望非所以榮親而廣盛德也臣等愚陋以為濮安懿王典禮抑禮而不舉

不若屈情而亟行伏乞禮官所奏典故早下有司施行如禮將使安懿如在之靈樂於陛下之中禮太廟降覲之鑒喜於陛下之至公顒顒之望四海如一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英宗乞行禮官所奏典故　司馬光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决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嚮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

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令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報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

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没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

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英宗乞令樞府大臣同定典禮是非

呂誨

臣竊以國朝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任重體均其實一矣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今議崇奉濮王此事體至大者始欲集三省合議而終不謀于樞府臣所未喻兩制及臺諫官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訖無一言以正朝廷典禮豈所謂以道事君固如是耶令佞人進說惑亂

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
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詳
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

治平二年十二月上
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英宗乞正宰執懷邪詿誤之罪

呂誨

臣等聞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
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

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
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
共棄哀威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褒猶之姦固莫逃於公
論當屬吏議以安衆意至如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
飾非傅會其辭詿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
義甚明僉言無屈自知已失曾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
如是曾公亮及趙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
嘗辯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居言職勢不敢嘿

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伏請致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説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及脩豈可俱進言不足用願從竄謫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

治平三年正月七日與呂大防范純仁趙瞻同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先是誨等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王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至是遂劾奏之

上英宗再論宰執懐邪之罪　呂誨

臣等近列狀奏彈參知政事歐陽脩首啟邪議加濮王非正之號稱引無據阿諛不忠乞下有司議正其罪及宰相韓琦等不當飾非遂過宜加顯責至今未蒙施行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為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謹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營已私移過於人君失望於天下為臣之惡莫重於斯伏惟陛下紹膺大統

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然當俟先帝祥禫之既畢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况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論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二之忠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導襄世之跡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違左右卿士之議原脩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臨御以來屬精為治遇災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蹈虞舜之德至如

徽稱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説震驚大義未定令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聖慈早出臣等前後章奏付外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英宗以言不行居家待罪　呂　誨

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于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

狀奏彈參知政事歐陽修不當首啟邪議導諛人君及
韓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傅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
罪亦未蒙付外施行蓋由臣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
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惡肅清朝廷遂致大議久而
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罪則上
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
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
待罪伏望聖慈早賜黜責治平三年正月上是時執政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

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遜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誨等聞之遂上此奏上以御寶封告勑遣內侍趣誨等入臺誨等雖受告猶居家待罪

上英宗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

司馬光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令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

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内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

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于濮王而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于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秪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

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治平三年正月上　光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

上英宗論濮安懿王稱親　呂公著

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后手書吾近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多日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皇帝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

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兹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中書劄子奉聖旨宗朴俟服闋與除節度觀察留後主奉濮王祠事改封濮國公

臣伏覩降敕下太常禮院濮安懿王皇帝稱親臣忝預禮司曉夕惟慮義有未安不敢自嘿竊以稱親之說蓋用漢宣帝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謹按皇孫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遥繼祖統於漢家

無貳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始故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且陛下以聖明之德仁宗皇帝拔自旁支入繼大統雖天下之人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安懿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皇帝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更不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公著時判太常寺奏入不報

上英宗乞追罷園廟指揮　呂誨

臣伏覩六月中敕下議濮王典禮引漢宣光二帝稱考故事令月二十三日詔不敢當皇太后追尊父皇母后之禮且欲以塋為園立廟俾王子孫以奉祠事臣愚以為今日與漢宣事體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于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戾園悼園即位後八年有司言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後議者以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為後者考廟

悼園宜毁勿修乃從其請令濮王陪葬熙陵別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欲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窆不惟熙陵隔絶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為宣帝雖承大宗不可絶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為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毁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於昭帝也況濮王嗣續衆多奉祀何闕陛下不專意於仁廟而復顧於私親示諸天下其如公議何臣竊原二詔之意盡出首議

之臣全襲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言權罷人皆竊笑今日且欲誰其取信衷誠接下猶或違之譎詭示人何可久也陛下獨不念先帝恩德七廟威靈陟降在庭禍福所繫臣雖甚戇内實寒心伏望聖慈克崇孝道無惑邪説黷亂典章俯順人心仰答天意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首議之臣不可寬宥慰安中外兹為急務臣繳納綸誥擅去官守之罪不敢茍避早冀黜謫治平三年正月

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英宗言母后不宜自出詔令

范純仁

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陛下已降勑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議陛下謙謹未行之間聞皇太后曽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令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為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況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寮茍欲遂

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耳且三代已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已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不幸不知事由權臣令陛下以長君臨御於兹四年萬幾之務當出宸斷内奉慈闈唯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闥之命參豫國章一開其端流弊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

前詔凡繫濮王典禮陛下自可採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於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尚冀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為侍御史詔諭純仁等供職

上英宗黜責歐陽修　　呂誨

臣等今月二十四日列章論奏濮王典禮雖去殊號首議之臣未加顯黜及乞正臣等不合納告去職之罪依前居家俟命並未蒙開納上忤威顏戮有餘責內存忠

憤死而後已伏縁臣等本以歐陽脩首啟邪議詿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正累具彈奏乞付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衰戚衰世之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謂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昊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詔雖去殊號然而尚許稱親復建議之罪未正典刑陛下縱以輔臣同議勢難全責而脩

為首惡豈宜曲貸凡人臣得罪君上猶或可赦脩乃得
罪祖宗故無可赦之理自來大臣有過為憲司所劾例
皆闔門憂畏拜章引咎蓋權勢之臣理當如是今脩氣
貌揚揚出入如故又復巧作姦狀熒惑中外陛下聖鑒
清明觀脩為人稍失控御何所不至伏望特出聖斷將
脩黜責臣等亦有不合納告去職之罪亦乞一時施行
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等與脩理不兩立脩苟不
黜臣等終無就職之理治平三年正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